

「专栏：植物心语」

仰望槲寄生

钟留群

浙江大学附属中学
浙江 杭州 310007

摘要：槲寄生（*Viscum coloratum*），檀香科槲寄生属灌木。多成簇半寄生于枫杨、柳树等高大乔木的树梢。冬季寄主落叶后，槲寄生的常绿特性使其形态特征易于显现，且成熟果肉粘性极强，有利于种子通过鸟类取食行为传播，体现了对环境的精细适应同时，其被动吸水机制及缓慢生长特性，反映了与寄主之间的微妙平衡。而对比西方神话中槲寄生的神圣象征与中国本草的药用记载，可以了解中西文化对同一自然现象的多元解读。本文以跨学科视角，融合生态观察与文化比较，深化对槲寄生生态适应性的理解，并传递对自然生命力的敬畏与哲思。

关键词：槲寄生；雌雄异株；半寄生；植物学；文化艺术

中图分类号：I267

这是与植物的一场深度对话。在这里，我们将以科学视角解读植物的精妙构造与生存智慧，用艺术眼光发现植物的美学价值与生命哲思。见花见树见自己——愿你在每一次驻足凝视、在每一次亲密触碰间，读懂生命的温柔与坚持，听见自己内心深处的声音。——专栏主持人 钟留群

时值深冬，正是槲寄生的现形季。槲寄生是长在大树身上的小灌木。第一次见到槲寄生是在凤阳山参加一次会议，跟着老师植物实习爬山累到气喘时，老师突然停下脚步，聚拢大家，抬手一指，说：“顺着我的手指往上看，那里！看到了什么？”

我东张西望了好久才辨认到高高的一个树杈上、茂密的树叶间隐着一丛更茂密的不一样的叶片。

不觉惊叹老师真是太厉害了，这么一个高高的隐蔽位置都能发现！

旁边一位跟随老师多年的学生捂着嘴悄悄地笑，说：“多少年了，它就一直长在那里，老师都已经背出来了。”

那高远而模糊的一眼，似乎是一颗种子，埋在了我心里。

后来的一个深冬，天特别蓝。我一路仰望天空。

路过植物园玉泉门口时一眼看见高高的光秃树杈上好像长毛了似的支楞着一丛一丛的乱草，毛松松的，不像鸟巢那样致密。

突然，我觉得那是槲寄生。（图1）拍照放大了看，果然看见了标志性的兔子耳朵似的叶片和标志性的二歧分叉。槲寄生的茎和枝都是圆柱形，二歧分叉就是一个枝上先长出Y形支枝，Y形的每一支又各自分支成Y形，如此不断重复，就长大了。（图2）

槲寄生的叶是对生的，长椭圆形，微微肉质，像一对兔子耳朵。从圆柱形的叶基部过渡成扁薄的叶片，就像面条从某个部位被擀面杖压成了面片，过渡得很圆润。叶片基部发出的三条叶脉比较显著，细脉大致是网格样。

之后一路走一路仰望，惊讶地发现那些高大的枫杨树梢上简直有数不尽的槲寄生，只要仰望天空就会看到

通讯作者：钟留群 **邮箱：**250851931@qq.com
收稿日期：2026-01-29 **录用日期：**2026-01-31
DOI：https://doi.org/10.58244/sha.263752



图1. 大树梢头槲寄生（钟留群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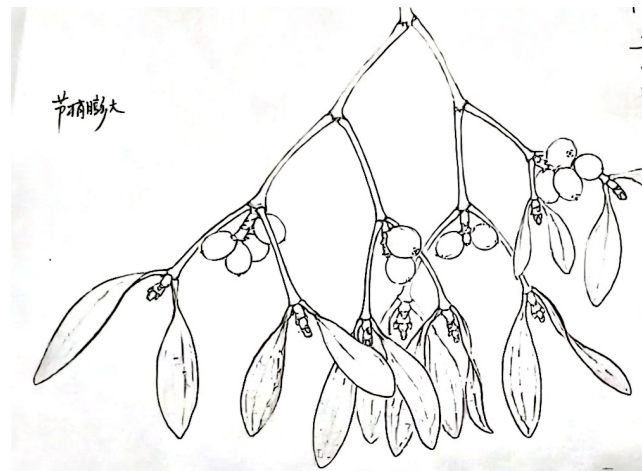


图2. 槲寄生果枝（钟留群绘）

它们，但多年来我竟从未看见。

多年前埋在心里的那颗种子发了芽，槲寄生终于成功解锁。

此后路途，便处处皆有槲寄生。

又一次深冬里的抬头仰望，在柳浪闻莺发现大树的顶梢上长着一蓬蓬乱草……正月里，从天竺一路走到中天竺再到三天竺直到灵隐，山路上的每一次仰头，都能看见光秃大树的高枝上一蓬又一蓬的乱草……

槲寄生其实还是蛮容易认的。只是都长在太高处了，平日里尽被寄主繁茂的叶片遮挡住了；等到大树都落尽了树叶光秃秃的时候，作为半寄生的常绿灌木，槲寄生才充分暴露。所以，仰望槲寄生，深冬是最好的季节。

因为它长在太高处，就不太有机会观花观果。据说寄生在不同树上的槲寄生结出的果实颜色会不同，从白色、淡黄色、橙红色到红色都有。而槲寄生又是严格的雌雄异株，看到果实自然更难一些。有一年春节去千岛湖石林玩，很小型的石林，却意外地精巧。中途走错路绕道了一条弃置的

盘山栈道，耽搁了时间，倒也格外尽兴。只是夕阳里走往停车场时，空气已迅速地冰冷下来。迎面一棵大树的树干上长着一大丛蓬乱毛发，我一眼看到一大群鲜黄色的果实沐浴在最后一束阳光里，晶莹透亮，好像在发光。然后就看到它们正支楞着兔子耳朵似的叶子——正是槲寄生！

终于亲眼看见槲寄生的果实了！那些玉石珠子似的果实，密集成串，在夕阳中温润得半透明。我太高兴了，一直围着它转，满眼里都只是它，竟然都忘了观察一下它寄生在哪一种树上。但大树周围密集地栽种着灌木绿篱，我伸直了胳膊还是不太够得到，所以很努力地用冻得通红的手把手机举得高高的，尽量靠近。这时，我背后一位路过的游客冲我大喊一声——“茄子！”我的手机应声拍照，但照片却因为我笑得不可开交而模糊了——它记录下的应该是我的心情。（图3）

槲寄生的果实从腹面看，中间凸起一个宿存花柱，乳头状但是有点侧扁，边上还围着四个小凸起，成为它

家一个专属的 logo。

果实的结构和果肉的质感大致像是迷你葡萄，刚一剥开时是清清爽爽的，晶莹透亮的果冻一样，但稍等一会儿就诡异起来了——挤出来的果肉在空气中很快变粘了，粘在指尖上根本甩不掉，一扯，就拉出透亮的丝来。

尝一下，淡淡的，有一点点甜。

隔天带给社团的小朋友们，恰逢早年毕业的学长探校，很勇猛地吞了一个，笑眯眯说味道不错。我说：“种子呢？我要收集的，还我。”他又笑眯眯说：“哎呀，有籽的啊？都吃下去了……再给我一个！”我非常无语地看着他，果肉那个极粘的感觉，他说他一点都没有尝出来。

一个小朋友研究了一会儿，说感觉果肉在空气里发生了某种反应，就变得能拉出丝来。学长于是也去捏种子，也在指间拉出丝来，还悬在指尖荡了几下秋千。

这次，他惊讶了，说：“那我吃下去以后它也会这样吗？”

我说估计会。因为太粘，所以小



图3. 夕阳里果实累累的槲寄生 (钟留群摄)



图4. 槲寄生的果实、果肉和种子 (钟留群摄)

鸟要把它甩掉就很艰难，所以会在树干上用力蹭嘴、蹭屁股；所以树干上会留下槲寄生的种子，粘得牢牢的，然后就地生根发芽。

所以为什么槲寄生总是长在高处？正因为鸟儿喜欢攀高枝。

在学长带领下，学弟学妹掀起了一波品尝槲寄生的高潮。

取出来的种子很漂亮。弄干净以后，种子表面摸起来非常光滑。苍白色，夹着丝丝缕缕的黑色碎条纹。神奇的是，它是有腰身的，中段特别扁瘦一些。(图4)

第二天，小朋友们纷纷汇报说吃出麻烦来了——一个说一坨果肉粘在了上颚，喝了很多水都不掉，直到吃完晚饭以后才搞定；另一个说粘在牙齿上了，直到晚上刷牙才搞定……他们异口同声说这么粘应该可以拿来做胶水。没错，很久以前，人们就是用槲寄生果的粘液来制作黏鸟胶的。

对我来说，关于槲寄生的印象最早是来自童年时候读过的欧洲神话故事和童话，还来自圣诞节的装饰画。在西方的传说和习俗中槲寄生的地位很重要，有丰富的文化内涵和传统习

俗，好比莲之于中国。(图5)

在古欧洲，槲寄生被视为神秘和神圣力量的象征，认为它有非凡魔力，能给予人们幸福和好运，于是各种崇拜。后来在《哈利波特与凤凰社》中也读到了哈利的初恋就是从一把槲寄生下开始的——据说圣诞习俗中，女孩不能拒绝槲寄生下的吻，不然会有厄运。不过，每亲吻一次都要摘下一枚浆果，浆果摘完时，槲寄生的神奇效力就消失了。但槲寄生在中国一直不太起眼，以至于我一直很没有文化地以为它很罕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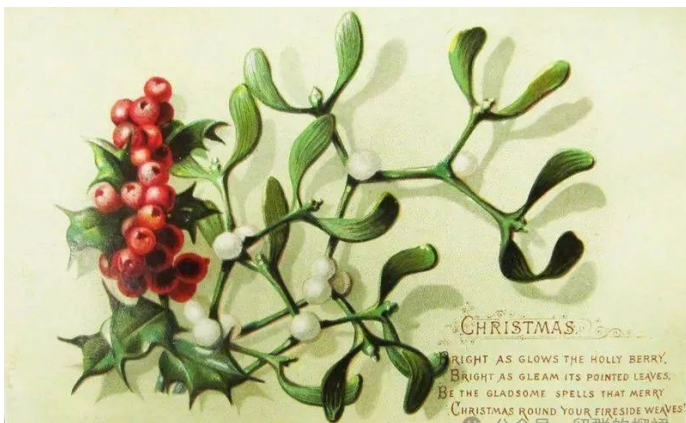


图5. 圣诞标配之欧洲冬青 (红果) 和槲寄生 (网络图)



图6. 西湖边的槲寄生 (钟留群摄)

其实，大江南北多地都有，并且，历代本草均有记载，入药，可以补肝肾、强筋骨、祛风湿……只不过多用寄生、寄生草、柳寄生、桑寄生这些名字。元代刘崧的《柳寄生》：“秋来杨柳树，叶落空池里。上有寄生枝，青青寒不死。”说的就是现在的槲寄生。

作为半寄生植物，槲寄生会吸取宿主的养分，也有绿叶能自行光合作用。槲寄生没有根，但发育出了根状

“吸器”，能穿透宿主组织吸取水分和矿质。有趣的是，槲寄生从宿主身上吸水使用了很省力的被动机制——只是昼夜保持气孔开放，在自己和宿主之间形成水分梯度，就搞定了。

槲寄生生长缓慢，所以一般不太会给宿主造成明显危害，但吸取养分过多时，宿主还是可能会受到影响甚至枯萎。（图6）

槲寄生早先归属桑寄生科，后来

在基于DNA的APG分类系统中被归入了檀香科；植物志记录它们多半分布在海拔500-1400米的阔叶林中，但是在平均海拔只有19米的杭州市区，却偏也是处处可见。

无论人们的分析和总结如何改变，槲寄生四季常青地安然生长，怡然享受高处的阳光。所以，被别人各种归类评价甚至成为他人眼中几乎不可能的一种存在时，需要介意吗？

作者简介：

钟留群 浙江大学附属中学高中生物教师，几十年如一日引领着学生在大千世界里探索科学、感悟生命。心里的世界是通感的，总是在边界模糊不清的世界里游走，比如想让科学更文艺，想让文艺更科学。获过各级教学奖，著有散文集，并在博物绘画领域获专业奖项。偕学生共同创立学生社团生命社并开设相关选修课，先后建立校园植物网站，完善学校标本馆并建设学校种子馆等，致力于让学习的方式多种多样。

Gazing at Mistletoe

Zhong Liuqun

(The High School Attached to Zhejiang University, Hangzhou 310007, China)

Abstract: Mistletoe (*Viscum coloratum*), a hemiparasitic shrub, typically grows in dense clusters on the treetops of large deciduous trees such as *Pteroceltis tatarinowii* and *Salix* spp. During winter, when host trees shed their leaves, the evergreen nature of *Viscum* makes its morphological features more conspicuous. Furthermore, its mature fruit has extremely sticky flesh, which facilitates seed dispersal through bird consumption, demonstrating fine environmental adaptation. By comparing the sacred symbolism of mistletoe in Western mythology with its medicinal uses recorded in Chinese materia medica, we can discern diverse cultural interpretations of this natural phenomenon. Meanwhile, its passive water absorption mechanism and slow growth characteristics reflect a subtle balance with its host. Adopting an interdisciplinary perspective that integrates ecological observation and cultural comparison, this paper aims to deepen understanding of *Viscum*'s ecological adaptability and convey reverence for the vitality of nature.

Keywords: Mistletoe; Dioecious; Hemiparasitic; Botany; Art and nature
